田心村的“红军节”

■李　迅

记　忆

我站在牵牛岭半山腰，回望田心村。

村子安卧在山坳里，白墙黑瓦，三两缕炊烟，细细的，直直的，像是从瓦缝里长出来的。再往远处看，是层层叠叠的山，青的、蓝的、紫的，一层深过一层，最后融进天边的雾气里。

上山的路是新修的水泥台阶，一级一级，嵌在陡峭的山坡上。台阶两侧竹林密密匝匝，枝叶在上方交叠，把天空遮成一条窄窄的缝。空气里弥漫着竹叶清香，混着泥土气息。

走了大约20分钟，台阶到了尽头。一块平地上，立着一座青石墓碑。碑前有一小块水泥铺的祭台，台上已摆满供品：水果、米酒、糍粑、整鸡。碑上的字竖排刻着：“红军烈士之墓”，下面是几行小字，刻着牵牛岭战斗的简介和6位烈士的名字。这些名字是后来查证补刻的，字迹比碑上的大字新一些。

农历五月初九，是田心村的“红军节”。

一

村里人都来了：老人、孩子、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人，还有穿着白衬衫、佩戴党员徽章的党员，以及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。这个特殊的日子，田心村人记得牢。

我转过身，往山下看。还有人正往上走，从竹林里钻出来，一个接一个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，他叫李六旺，是田心村的村民小组组长，已经当了30多年了。他手里提着一个竹篮，篮子里装着香烛、纸钱和一瓶米酒。

看到这一幕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那是2017年，李六旺从村里老人口中得知，牵牛岭附近安葬着6名红军烈士。坟在哪里，没有人说得准。老人们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方向。李六旺决定去找。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头。山上荆棘丛生，没有路，他便用砍刀开路。山里的天气多变，一会儿晴，一会儿雨，他的衣服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

他找了好几天。最后，在荆棘深处，找到了一座坟。没有墓碑，坟包几乎被岁月抹平，上面长满了杂草和灌木。

他说，扒开那些草，看到了一小片平整的土地，泥土的颜色和周围不一样，像是有人动过。他跪下来，用手摸那些土。“就是这里了，”他说，“我找到他们了！”他声音很轻，像是怕吵醒地底下的人。

陆陆续续，田心村人又找到其他5座无名坟。

经确认，坟里掩埋的便是当年牺牲的6位红军烈士。

后来，李六旺以村民小组组长的身份带头筹资，发动村民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机器进不了深山大岭，修墓的水泥和砂石是村民们一担一担挑上山的。墓碑立起来了，上山的石阶小路也修通了。

李六旺说，红军墓是那年农历五月初九动工修建的。修好后，村民们自发来到红军墓前祭扫，大家商量着，就把这天定为田心村的“红军节”。

二

关于红军的故事，一直在这个村里流传。

李志标看上去60岁左右。他说：“我爷爷没读过几天书，但他会做生意。他跟我说了一辈子‘红军好’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黛青色的远山。

“我爷爷叫李启财。”他说。

1935年初，红第34师余部进入连县瑶区，两个打头探路的红军侦察员，因为不熟悉地形，被当地瑶族地方武装扣留。地方武装放出话来：要人，拿枪来换。

消息像风一样吹进村子。李启财坐不住了，跑去给红军报信。最后，红军用12条枪把两个侦察员换了回来。

我问李志标：“您爷爷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红军与他非亲非故。”

“那时候湖南有一个土匪团伙，人很多，还有两挺机枪，当地人很怕他们。他们经常来抢我爷爷的造纸作坊。今天来抢粮，明天来抢钱，后天来抢牛，最后连纸坊里的纸也抢走了。我爷爷和他手下的工人都没法子活了。”李志标顿了顿，“我爷爷说，红军会帮着打倒欺负我们的人。帮红军，就是帮自己。”

那年冬天，土匪又来抢财物了。李家宅子接连被抢了两次，粮食一粒不剩，连一头牛也被土匪拉走了。李启财让一个工人趁外出采买造纸原料之机，悄悄给红军报了信。

隆冬的清晨，天还没有大亮。红军端着枪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土匪窝点。红军消灭土匪时，李启财正在作坊里，他听见了枪声。打那以后，再没有土匪上门骚扰抢掠了。

李启财想感谢红军，便拿出两桶洋煤油送给红军。红军首长笑了笑，没有收。

“红军说，他们是穷人的队伍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李志标说，“我爷爷后来一直念叨此事，说他一辈子没见过这样好的兵。爷爷这句话，我爸爸记了一辈子，我也记了一辈子。”我站在墓碑前，风从牵牛岭吹下来，带着田野的味道。

1935年的第一场雪，下得比往年都大、都猛。

红第34师的余部在湘江战役之后，来到连县三水瑶山。追踪而来的国民党粤军独立第3师纠集伪警察与地方民团，举着火把上山“剿匪”。

当时天寒地冻，90多名红军官兵前往黄洞山小东口休整。所谓休整，不过是想找一处能生火的地方，把冻僵的身体烤一烤，用针挑破脚板上的血泡。红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，突围来到大定坑，又撞上了民团的伏兵。那些地方民团熟悉每一道山梁、每一片林子，他们从暗处开枪，在山路设下陷阱。红军伤亡数人，丢了一挺轻机枪。

雨雪交加中，红军官兵退到牵牛岭宿营。第二天上午，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和民团尾随而至。红军官兵依靠有利地形，顽强阻击，用子弹和石头一次次把敌人打下山坡。战斗从上午打到傍晚。红军击毙10多个敌人，牺牲了6名官兵。

战斗结束后，当地村民分散安葬了这6位红军烈士。村民们明白，如果国民党军和民团知道了是谁安葬的红军烈士，那人必定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
三

祭拜开始了。村民们摆上供品。鞭炮响过后，两头舞狮翻腾跳跃。几个中年男人把鸡、肉、糍粑、水果一样一样摆上祭台，摆得整整齐齐。然后，全村人站在墓碑前，一排一排地弯下腰去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。

党员站在前排。他们穿着白衬衫，有些人还佩戴着党员徽章。一个年轻的村干部举起右拳，其他党员跟着举起右拳，开始重温入党誓词。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山谷里，有了响亮的回声。

少先队员站在另一侧。几个孩子穿着校服，脖子上系着红领巾，敬了队礼。

我站在人群后面，看着这一切。山雾慢慢地散去，阳光从竹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金子一样的光斑落在墓碑上，落在英烈的名字上，落在鞠躬的人们的后背上。

我忽然想起一件事。李六旺说过，第一届“红军节”那天，曾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。那天早上，天还好好的，太阳挂在高高的竹梢上，薄雾散尽。村民们抬着花圈，端着供品，打着红旗，舞动醒狮，往牵牛岭走去。走到半路，天忽然暗下来了。少顷，雨落了下来。

雨下了大约几分钟，就神奇地收住了。

就在雨停的那一刻，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，从牵牛岭的那一头跨到田心村这一头，像一座硕大的桥，架在山谷之上。

村民们都愣住了。

李六旺站在墓碑前，看着那道彩虹，激动得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啊，天公也来悼念咱们红军了……”

从那以后，每年农历五月初九，田心村的人都会早早地上山……

祭拜结束后，村民们围坐在山下的空地上吃饭。圆桌是临时用木板搭的，上面铺着塑料布。菜是农家菜：白切鸡、酿豆腐、腊肉炒笋干、清炒番薯叶。

我坐在李六旺旁边。他对我说：“你晓得我们为什么搞‘红军节’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为了纪念烈士。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不只是纪念，是为了记住。记住红军是什么样的人，记住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着远处的山，又说：“红军那时候那么苦，那么难，还是往前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相信，往前走就有希望。我们现在日子好了，但不能忘了他们。忘了他们，就是忘了本。”

以身为屏　风雨同行

■刘益善

感　念

从湖北大悟新城镇徐海东大将及亲属烈士纪念馆出来，我把多年前写的《窑工虎将——徐海东将军在鄂豫皖》一书捐献给纪念馆。我对徐海东大将心怀崇敬，对其家族为革命牺牲的73位亲属心怀崇敬，对在红军长征途中，精心抢救和护理徐海东、最后成为他妻子的护士周少兰心怀崇敬。

10月的大别山，乌桕树红了，银杏树黄了，枫树金灿灿的，大别山的田野和山坡五色烂漫。在《再见了，大别山》的深情歌声中，我和千千万万前来瞻仰烈士纪念馆的游客，徜徉在金色的秋天里。落叶飘洒，我的眼前飘过90多年前红军向大别山挥别的那个秋天。

1932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。转战鄂豫皖的红25军在国民党重兵的“围剿”下，听从党中央派来的代表程子华传达的指示，于1934年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，开始了长征。红25军由程子华任军长，吴焕先任政委，徐海东任副军长，出发时2900余人。

红25军出发时，因形势险恶，部队决定把军中7个女护士留下来，每人发8块银圆，让她们离开队伍自己谋生。这7个女护士大多十五六岁，她们坚决不离开部队，哭喊着“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”。作为副军长的徐海东看在眼里，心里很受感动，遂向军长和政委说情，最终让她们留了下来。这7个女护士中，有一个叫周少兰。

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，最后到达陕北，一路千山万水，打了许多恶战。其中，庾家河战斗是最为险恶的一场战斗。1934年12月10日，红25军刚在陕西省洛南县庾家河（今属丹凤县庾岭镇）宿营，便遭国民党军第60师的突袭。这是红25军在长征途中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。战斗从上午打到黄昏，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，毙伤敌人300余人，红25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袭击。战斗结束，红25军伤亡100多人。军长程子华双手被打穿，身负重伤；副军长徐海东在激战中被一颗子弹从左眼底穿入、后颈穿出，重伤昏迷。

激战之后，卫生员抢救伤员。政委吴焕先下令，一定要救活徐海东。彼时，徐海东的喉管被血块和痰堵住，无法呼吸，若不快点想办法，很快就会窒息而死。紧急关头，17岁的护士周少兰站了出来。她毫不犹豫地伏在担架上，对着徐海东的嘴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吸出了堵在他喉管里的第一口血块和痰。周少兰吐掉，又伏到徐海东身上，继续用力吸，吐掉，重复着动作。等喉管里的血块和痰被吸干净了，徐海东也恢复了呼吸。周少兰的行为受到了吴焕先的表扬，周少兰说：“政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谁遇到了，谁都会这样做的。”

吴焕先让周少兰全程负责徐海东的治疗和护理。周少兰精心守护了徐海东4天4夜，他终于醒了过来。后来，徐海东躺在担架上，战士们轮流抬着担架行军，翻山越岭过河，一路打退国民党的追兵。周少兰跟着担架寸步不离，日夜相伴。

得知周少兰为自己做的这一切后，这位从湖北大悟徐家窑走出来的“窑花子”、征战多年身上多处受伤的硬汉子，默默地流泪了。周少兰看见了，问他：“徐副军长，你怎么了？”徐海东说：“少兰同志，嫁给我吧！没有你，我徐海东已经死了。你改名东屏吧，你是我徐海东的保护屏障。”担架边的周少兰默默地点了点头。从此以后，周少兰改名叫周东屏。

1935年8月21日，政委吴焕先在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附近指挥部队渡河时遭敌突袭，不幸牺牲。20多天后，红25军经过艰苦的长征，最先到达陕北，人数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扩大到3400余人。到了陕北后，由程子华、刘志丹操办，徐海东与周东屏结婚。后来，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。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，徐海东9次负伤，身上留下了17处伤疤。1940年病倒后，徐海东的后半生饱受伤病折磨。周东屏一直守在他的身边。这位与他一起走完长征的小护士，真正成为守护共和国将军余生的“屏障”。

大别山的秋天，红叶满天，山雄水壮，一片繁荣兴旺。透过满山的红叶，我仿佛看到了90多年前，在炮火连天、枪声密集的长征路上，有两棵枫树，结成了连理枝。

哥哥最亲

■王　净　崔浩浩

情感兵站

训练结束，徐经栋回到宿舍，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信封。信封已经磨得起了毛边，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封信。照片上，一个扎马尾辫的维吾尔族女孩站在葡萄架前，比着剪刀手，笑容灿烂。

信是前几个月寄来的，“哥哥，这次月考我又进步了，老师说按这个成绩，考个好大学很有希望……”

从2015年第一次寄出300块钱津贴，到如今看着那个躲在母亲身后的小姑娘即将考大学，10余年时间就这样被一张张汇款单、一封封信连了起来。

窗外传来训练场的口号声。他起身推开门，暖阳落在他的身上。

2014年秋天，徐经栋参军来到火焰山下的某红军团。每年春天，团里会组织官兵去周边的少数民族村庄开展共建活动，帮老乡搭葡萄架、疏通坎儿井。

入伍第二年的春天，杏花开得正盛。徐经栋第一次跟着连队去村里劳动。老乡们端出馕和茶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解放军，亚克西！”回来的路上，他心里热乎乎的。

晚上，他给在伊犁当小学老师的母亲打去电话，分享这一天的见闻。徐经栋说，能帮到老乡们，感觉非常开心，非常有成就感。母亲听了笑着说：“你要真想帮人，我这里倒有一个。”徐经栋母亲班里有个叫如克娅的维吾尔族女孩，与她母亲相依为命，她母亲身体又不好，生活格外艰难。

电话挂断后，徐经栋想了很久。第二天，他给母亲回电话：“妈，那个孩子我想帮。”

他让母亲转交了自己那月的300块津贴，还在信封里塞了一张纸条：“好好学习，有困难跟老师说。”那一年，如克娅上小学二年级。

最初的几年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全靠母亲传话。每个月发了津贴，徐经栋会留出一部分让母亲转交。如克娅的考试成绩、她母亲的病情变化，他也会通过母亲一点点了解。

入伍第三年，徐经栋迎来了第一次探亲假。回伊犁前，他挑了一个书包、一套文具，还买了些营养品。

那天下午，徐经栋站在一扇斑驳的木门前。门开了，一个维吾尔族妇女站在门口，看到他愣了一下，眼眶瞬间红了：“你是……徐班长？”

屋里很简陋，但很干净，墙上贴满了如克娅的奖状。如克娅从母亲身后探出头来，怯生生地看着他。徐经栋蹲下来，把书包递过去。小女孩把书包抱在怀里，小声说：“谢谢哥哥。”

那个下午，他听如克娅的母亲讲这几年的难处，每一件事都说得轻描淡写，可他听得出那些日子的艰难。说到难处时，如克娅的母亲总是摆摆手说“都过去了”，然后往他手里塞馕和葡萄干。

分别时，如克娅往他手里塞了一颗糖。在回驻地的火车上，徐经栋靠着车窗，看戈壁滩上的落日一点点沉下去，心里却亮堂堂的。

2018年冬天，徐经栋在训练中伤了膝盖，在乌鲁木齐做手术。术后第三天，病房门被推开，如克娅的母亲带着如克娅站在门口，脸被冷风吹得通红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。如克娅长高了不少，已经到母亲肩膀了。她跑到床边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，双手递到他面前。那封信写了整整三页纸：谢谢哥哥帮她交学费、买书、买衣服；她的成绩一直是班里前几名；她长大以后想当老师，帮助更多的人……信的末尾，如克娅写道：“哥哥，你不是我的亲人，但你比亲人还亲。”

后来，如克娅升入初中，信从来没断过。看着信里的字迹一点点变得工整，徐经栋像看到了她慢慢长大的模样。2023年夏天，如克娅考上了伊宁市的一所高中。这些年，如克娅家搬进了政府盖的安居房，三间房，一个大院子，宽敞明亮。如克娅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“学费全免”的字样。

日子像院子里的葡萄藤，不知不觉就爬满了架。

2022年，徐经栋结婚了。婚礼散场后，他收到如克娅发来的语音：“哥哥，祝你和嫂子幸福。我画了一幅画，等考上大学，一定给你们补上礼物。”

去年秋天，他带妻子一起休探亲假。车停在村口，远远就看见如克娅站在门口张望，手里攥着一串刚摘的葡萄。如克娅的母亲做了一桌子菜，大盘鸡、拉条子、手抓饭，全是徐经栋爱吃的。吃饭时，如克娅的母亲忽然放下筷子：“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我还叫你‘徐班长’，现在想想，真是见外。”徐经栋笑了：“您叫我儿子就行。”如克娅的母亲摇摇头，眼眶有些红：“不，这么多年了，叫什么都轻了。”如克娅在旁边插嘴：“我就叫哥哥，我觉得哥哥最亲。”一桌人都笑了，如克娅的母亲也笑了，笑着笑着别过脸去擦了一下眼睛。

今年3月，如克娅的信又来了。信里夹着一张成绩单，全班第五名。她写道：“哥哥，我想考新疆师范大学，以后当老师，帮更多的人。”信的末尾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，旁边写着：“等我考上大学，你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
徐经栋把信折好，打开抽屉：第一笔津贴的汇款单存根，纸张已经泛黄；如克娅小学二年级写的第一封信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好几个字还是拼音；后来寄来的照片，她站在葡萄架下比着剪刀手……

还有客厅墙上那幅一直挂着的画——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牵着一个穿花裙子的女孩，背景是吐鲁番的葡萄架和天山。画的右下角，用汉语和维吾尔语两种文字工工整整地写着：我的解放军哥哥。

10余年的时间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一个抽屉里。徐经栋想起外公说过的话：“帮人不是做善事，是做人。”

戈壁滩上的秋天，葡萄熟了，风里带着葡萄的甜香。杏花虽已谢去，葡萄藤却把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架。就像有些人隔着千里万里，一年见不上几面，可那份牵挂一直在，如同坎儿井里的水，看不见，却从来不会断。

八一　壮英雄气　砺强军志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神枪手

■胡建新

把满腔的热情
全部装进枪杆
在瞳孔、准星和目标间
拉起一道绷得紧紧的直线
随着一声吼叫
怒火遽然喷出喉管

当弹道划过夜空
声音便拽着亮光
飞向遥远而漆黑的彼岸
然后静静地等待回响
并品味灼热的温暖

多少被风雪刮落的泪水
慢慢洗涮出百步穿杨的眼力
多少枪管上绑着的沙袋
终于让手臂稳稳托起山川般的分量
哦，那是情感久经沉淀后
凝结而成的坚实信赖

神枪手的情感
就在聚焦靶心的弹孔上
——那是意志的无数次凝聚
也在百发百中的枪声中
——那是信念超越时空的呐喊

文学作品



红色宣传员（中国画）　杨济淮　作

第6787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